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沈元錡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祭文

祭王光禄文

嗚呼先生處濁不設機為善不近名與物鮮忤規心自成仕則稱朝市之隱歸則重月旦之評往者攜手與觀

化城甘果徐薦松醪細傾醉固陶然醒亦無營謂當上壽松喬可憑曾幾何時溘焉就冥貞等積衰實虞世嬰吉禮不及季昆凶禮不出一城葢先生之大故改鑽而始知又改鑽而未能脩辦香束帛之誠惟夫人之聞道彷彿南真之受籙於上清豈度世之微㫖不能制伉儷之頹齡將真體無關乎四大而至人不貴乎長生然則逝者奚以悲而存者亦安足矜悟面目之本來長湛然而圓明尚饗

祭章太學衡文

於戲章君少負材美名公之後循吏之子旣嫻筆札復習詩禮動則春風靜則秋水吾以吾弟托交姻戚每過君里遊從莫逆客必選佳坐必卜夕豈無顯者蹤吾莫得昆湖之陰虞嶺之陽蘭舟筍輿相與尚羊見即欣欣如魚出防别輒惛惛若鳥倦翔垂及二紀吾栖祇樹君病叩關強再三晤雖柴而墨猶甘七觔曽未幾何報君物故疇為肺腑仲氏與張竭蹷以趨治君之喪衾棺旣

周三月乃堊誰謂君貧松梓成行嗚呼生寄死歸賢聖
皆有生不眉壽死無心覔𢑱尸返真伯倫全酒酹君一
觴為我醻否

祭葉教授文

嗚呼翁之長余踰三十年其在戚屬亦吾父肩凡兩司
鐸聲東南天胡為曳裾偃蹇兔園屣趾醬雪竈突避烟
晨趨戟門使余惻焉食飲湯沐薪粲雜騈肥馬鮮騶出
入後先有所陳諷王亦觧顔子告東歸郵繻用傳惠弗

克終豈余則然翁甚伉直不為機關履坦而行委順而旋隱酒隱詩竟以天全晚有文孫登鹿鳴筵三老祭酒里其舍旃翁之風骨鶴癯松堅翁之襟懷躍魚戾鳶目細而方匪聃則籛胡為一榻委蜕其間豈厭世紛而歸道山余所悺者念舊懷賢竊以薦翁溪毛圃荃尚饗

祭長房仲兄文

嗚呼惟我王父寔鍾雙璞連城既剖乃有三瑴爽爽慶門丈夫子六中違㡬著稍歌隔谷枯榮異枝托本喬木

霆霹中摧脩齡獨促嗚呼哀哉惟兄之始夙有憑扈中
外二祖為國師柱母曰愛子將舅是附舅曰令女歸為
而婦鼎列裀陳金鋪壁護初游賢關攺肄象胥一官垂
及忽舍而去萊肥衣輕飲醇擊鮮紅粧晝帷素質夜筵
惟意所師隃四十年爽品入能諸藝亦然拙於用長短
於收全遂捐故廬鬻我土田土田既鬻盡室皆徙耕於
廢丘十八在水兒饑女寒其嗜不已室人之讁若風過
耳盤龍縱呼盧雉不起以此邑邑食不能匕用饒得貧

用貧得死嗚呼哀哉兄之寸衷洎乎真純毋論讎敵貌之則泯前有伏譏信足屈伸鱷令肆奸魚爛其民兄謁上官攘臂以陳瑣尾之口兄不逡廵中表昆弟以及外親衣食之餘時推羨緡衆許遺直亦或稱仁兄今逝矣食指數十進而啼號退則飲泣有季曰望差自強立貞等佐之歸窀於隰計其存者析縷數粒以時婚嫁不至拮据仰悲原鴒疇問其急俯憫巢鳩疇與為緝嗚呼痛哉尚饗

祭大兄文

嗚呼人之所難得者壽兄至七衮而後終壽矣其服食導引之志則若有奪焉而未獲究人之所相高者胄兄以王父叙而得官貴胄矣其膏晷窮年之志則若有阻焉而未獲就仕而留省宫臣幾矣兄欲宣名汗青而不得則刺刺乎竟没齒以為嶷子而玉立芝茂奇矣兄欲其拾芥金紫而不得則營營乎目懸旌而如有追兄既不滿一世之人而亦不能使一世之滿其身葢其所自

負者大而其所自信者真是以釋褐而尋坎軻挂冠而就沈淪羨者以曼容之善退而惜者謂仲翔之相乜嗚呼痛哉貞荷天子恩納郎節方擬從諸兄弟而優游里中胡僅一歲而妬我仲君乃復妬我長公也且我王父有我二父而為諸孫者六前妬仲君貞固以拊心而内痌今柰何使我獨稱兄而不獲鴈行以從容憶孟春之晦為兄薦百歲之觴兄尚勉舉而釂之今者孟夏之陽為兄酹各天之巵乃弟勸兄而不酬即兄釂而弟不知自

今而往即與諸季從爲竹林一日之期能遽忘於二逝者而不悵然以思泫然以悲耶嗚呼痛哉尚饗

祭張仲慧文

嗚呼子之襟宇玉潔春温子之志意鳳矯雲騫發爲文詞芳若澗蓀其猶妙齡皎若鼉瞰絳河天杓赤手可捫而厭世囂折節師門昌不華陽蕭條其蒐兒女之私諧此嫌婚一疾彌留投誓蟬媛夫豈子心子寧食言大宅盡銷方寸猶存易簀之際曒無督昏嗚呼凡世所惜蹶

駿康衢崞陽孤桐爨而焦枯秦庭隕壁䕫澤淪珠哀嚴
病慈仰天嗚呼門户何寄宗祧昌圖少婦紅顔繐帷影
孤撫此弱息厥聲呱呱如為子寛母君蒙莊殤子椿齡
彭聃夭亡天地適盡我何疉傷縱浪大空擲憂混茫其
言雖大大而無當凡此二端吾不子陳子既皦然必無
墮淪父母以前誰為子身易簀而後子為何人金石可
敝不敝者神天地有盡無盡者真何以凝之用志不分
幽明路睽其理則均我師洋洋靡所不臻不見兜率乃先

世親子其前驅我猶隅塵明水芬椒鑒此微禋

祭婿及女文

當嘉靖之丙寅而吾女華安人卒於蓐其三年為隆慶己巳而葬於泗洲其又六年為萬歷乙亥而吾婿禮部起龍卒於苫其又四年為己卯而改卜磚橋之壤以葬遷吾女祔焉而居士乃以酒二卣飯二盂脯腊果蔬之屬而告之曰嗚呼女之歿也時余病瘍而弗及訣也謂且追汝於夜臺而返余轍也女之歸土也余時宦游而

弗及撫也又弗獲以薤露悲汝也婿告殂以苫次而余方持鄖節有驅馳之事千里之酒絮而弗能酹也九歌之招槭而弗獲陳於祭也今而婿始成葬矣余始成相矣女以遷而獲合余始再覩其藏矣是余嚮者徒謬稱尊而於二逝者殊幽莽也吾女生二十歲而合於壻合二歲而離離又八歲而幽之合復繼之噫何室之短而穴之長若斯耶合兮離兮天兮人兮嗚呼哀哉

祭華甥文

嗚呼汝何以死也丙子之秋吾入辭我師以及汝父汝出見我澤皙而肥吾始雖以慰心而中不能無少疑及己卯夏送我師及汝父之二載汝再見我則皙者蒼矣肥者實矣吾方以為喜然未幾何而汝之病音乍聞而訃繼之天乎天乎何疑者之終是而喜者之竟非吾始得汝病狀而甚憂既而聞所謂曹德者老醫也止弗肯去以為必可治吾恃以稍安何安者不足恃而憂者乃其宜夫曹德者老醫也豈病狀若此而猶不去將毋以

利而昏其知汝祖母之祈神下巫無所不至矣而竟不能救汝於死又何取於斯也嗚呼汝死則死耳忽而辭汝祖母及汝母以往也其所賴以生者已矣忽而見汝祖父及汝父於地下也其所瞑而死者亦已矣汝祖母必為汝父立後吾女或不至作餧鬼然所謂常饗者未可擬矣人理悠悠天道茫茫存者歿者靡不痛傷有知無知盡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師錫從姪文

萬歷之庚辰十二月二日有報從子師錫太學逝者余方卧東齋室為起哭失聲命余子士騏奔哭之又十日乃以斗酒炙雞羮飯往奠拊棺而哭且告之曰嗚呼天乎孰為使汝至此極也汝之大父傳汝父以逮汝凡三世為冢嫡矣汝父殁而有汝在汝一子則病痱且劇危哉乎然猶有一綫之息也夫汝父殁而不謂殁者以有爾也汝子亡而不汝虞亡者以汝尚壯能子也今而所謂一綫者亦已矣天乎孰為使汝極至此也汝白晳廣

頹而豐下謂汝必自致貲厚也讀書工詩文與人坦坦無城府謂汝必貴且壽也居心依於長者不刻苛謂汝必有後也汝父不能得汝大父意然大父以汝故未嘗不心喜也汝父不能得閭里名然閭里人以汝故不敢不為禮也是皆以此三者待汝而又已矣是汝上無以慰汝祖而下無以答閭里也天乎孰為使汝極至此也人謂汝死於酒我獨悲汝侘傺𪾢邑而無聊不得已而姑托以逃人謂汝死於色我獨知汝慮不孝之罪大不得

已而戢身於梡席人謂汝且五十不為夭吾獨痛汝生人之趣得之若多而實少嗚呼韋裳一襲桐棺三寸寡婦長號諸臧欲遁汝身盡矣家盡矣汝之身事不盡而心事亦不盡吾酹汝以茲觴而哭汝以俚言汝能呀然而谷應耶能快然而鯨吞耶將逝者其冥冥而存者乃消寬嗚呼哀哉尚饗

祭奚生文

嗚呼惟外王父晩有幐息爰歸於君遂來稱戚惟君之

先有良苑衰逺若仇池瘠非寢丘君少而成師纖倪容以勤奉入以儉奉出聿拓其家有子及孫何必蘭芝既芬且蕃豈伊觀光而游上都拮据握算竭蹷修途君朱其顏而甚鬒髮胡為一疾永與世訣載酒崇肴餞君九泉無盡者人有盡者天

祭張母某太夫人文

嗚呼光祖等辱與太夫人之子肖甫游稱昆季也則太夫人稱仲母矣始肖甫為滑令而光祖令濬也葢良

聲隆隆然比壤矣然不以多滑令而多南濠公與太夫人之教也肖甫入郎司農而世貞郎法曹也良聲又隆隆然比舍矣然不以多司農而多南濠公與太夫人之教也南濠公歿而太夫人專為母矣雋尹之引經與柳大夫之持法誰成之加七而九態者成之也肖甫拜中丞治吳最厄於言而歸天下以屈歸肖甫光祖等不為肖甫屈而獨為喜者喜肖甫之能精太夫人養也既而公是出天子顧深出卿留都輔三輔天下以伸歸肖甫

光祖等不為肖甫喜而為太夫人喜者喜太夫人之能用肖甫顯也太夫人業以捐肖甫事縣官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固存順而歿寧矣天子之不能驟竟肖甫長三輔之不能終有肖甫德與士大夫之不能盡識肖甫用者柰之何哉太夫人獨不為少一待耶若光祖等之謬稱猶子也生弗獲升堂以拜沒弗獲畟餜以奠棨弗獲執紼以歌薤露而徒具蕪辭寓之巴烟僰霧之間曾哀猿怨宇之不若即肖甫故私之而寬之而太夫人其以

為何光祖等亦自以為何嗚呼哀哉

祭魏太媪文

嗚呼太媪八十而歸正寢也壽矣令終矣乃不佞有餘感焉始太媪之事闕公也公且老而太媪不一日而廢井臼之操也屬闕公殁太媪未三十而遽稱未亡人自是卻鉛華而弗御者固五十餘年如一日矣公有子三人太孺人哭且死而蘇曰吾庶幾依伯氏以老乎則絣繲洸以佐長君家而長君甫及強而亡也乃又哭

且死而蘇曰吾庶幾依仲以老乎則絣繲洗以佐仲君家而仲君又甫踰立而亡也則又哭且絶而蘇曰吾尚有季足依也比少君治經生巳歌鹿鳴於應天太媪為繕第舍治圃易家庶幾立矣而少君猶之乎仲君且無子也太媪乃大慟曰吾煢煢將安歸乎乃依仲君之子恪自是老且死矣少君之兩政皆在越而弗獲迎太媪養也太媪未三十而寡寡五十年而弗獲旌其弗獲終為婦也弗獲專為母也無子而有子㝠矣有子而竟無

子也世之所謂窮者也然易簀而訣恪曰吾不愧存者矣掩窆而見闕公曰吾不愧逝者矣貞不敏雖不能舉太媪之大節以揚諸朝而粗亦能表太媪之志寓諸斐以侑一巵太媪其吐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師母季夫人文

於維夫人温恭儉慈産自膴胄乃習書詩擇配而字始歸我師饔飧朝夕必誠必恪躬薦舅姑靡不允若師無虞養以精於學出入中外必慎必端躬脩閫政苞苴罔

干師無虞顧以精於官師不他媵夫人代媵寒饑苛癢先意為順用此終身厲聲靡進師不他友夫人是友經營堂構俶壟疇畝有謀則諮賴以旡咎凡師之行右矩左規既宜其家夫人則之順為婦德肅為母儀胡不百年中道而止煢煢我師與影相倚豈惟良儷且悼知已夫人大歸其安冥冥默佑吾師俾康且寧椒漿蕙肴弟子之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司馬母夫人文

萬歴戊寅十月始得我伯母胡夫人訃其月有行役十一月歸里尋病明年巳卯之正月病良巳乃能為文絜酒炙雞寓祭之曰嗚呼自母之嬔太公而有伯子司馬寔以千秋之業啓貞不佞握牛耳而左顧曰若其執盟盤以從明之持國秉者良謂伯子我寔急子子不急一二于宵以莶我棟隆緜是貞不佞之姓名出伯子吻而入天子之四聰伯子不安於朝而不佞貞即不安於渚宫鄖節之納也與司馬部之請告也踵相繼而浮沉乎

里社之中伯子吾兄也非吾友也小人無母伯子之母吾母也母生而貞不佞不獲升堂病而不獲訊候也乃伯子之以訃偕狀來而不佞貞方據梧而稱霜露不獲裹糧疾走也今又匝月矣乃始告一介絜千里之玄酒不佞之無以為生者解也又無以逝者籍手也蒸茹恥忍負而已吾聞之狀母既殮成服而帷之内伯子率仲及其婦若諸孫諸婦告諸從子婦與功緦之服各就位帷之外其首為叔舅氏而吴氏叔與兄羅之兩甥次之

門外宗老負東墻諸妾婦負西墻而蒲伏堂之下者男女僕可百輩甫舉哀而聲墳地稍定而諸各以其職得母之孝敬睦婣慈卹朗懿者細大垂數十百事其少者質長者而信親者語疏者而信始以告太公而太公惋然悲已嘿然若深味也顧謂伯子狀之而以誄不朽於立言之士嗟乎即貞不佞欲有所効於母者而已矣有所言世且以為耳縱矣且今而後有天子之綸綍與公卿大臣之頌若誄然亦無所事而伯子之文成自足以

世世矣今且以告母母而有所知耶將快心於茲逝其不然耶而歸一切戚疏於太空即不佞者方愧其涕與言之俱無從也

祭凌夫人文

猗歟夫人柔嘉婉嫕寧惟女紅寔閑内則少歸於凌乃殫婦力公為諸生家徒立壁夫人拮据旦紡夕織其事舅姑饔旦漿夕寬公於讀毋使中惕公歷藩臬以賢服休四開大府一鑰神州為馬伏波為蕭鄼侯夫人佐之

或從或留從則輸吐以贊公猷留則鎖鑰以分公憂帝曰保氏青宮是寄魚軒翟茀夫人從貴帝曰胄子帥余緹騎汝欲娛綵畀汝使事公子歸來步障十里參差蘭玉斯皇朱紫伐鼓摐金亦既樂只稱百年觴夫人曰止吾事竺乾蔬食二簋衣不曳地首鮮重珥帝念公功趣還宥密統此貔貅以衛王室公謝不任乃三陳疾松栢倦霜桑榆借日人曰二疏今復見一誓偕百年厥懽未央胡厭朱門而就玄鄉謂子若孫抑毀以襄吾游甚樂

公母盡傷惟帝優公有龍其章宗伯予祭司空治喪生
歿榮哀備極倫常予視公兄夫人則嫂有子肩年復締
姻好方訓孫息使修蘋藻以期異日奉太君老云胡不
待我心則懊崇祖陳觴為具草草靈之歆之綏我如擣尚
饗

祭史鴈峯太僕陳太恭人文

始嘉靖之癸亥故致仕太僕寺少卿鴈峯史翁卒於家
三年而少子錦衣君元秉以公破島冦勛入環衛積勞

至大師葢距公沒之二十餘年而爲萬歷之壬午錦衣
之母陳太恭人卒天子念公勛與錦衣君勞命大宗伯
錫祭大司空錫葬於是錦衣君奉喪歸將以侈天子之
惠大啓塋兆以祔而其姻生大理卿王世貞寓香帛牢
醴而告史翁及陳太恭人曰嗚呼當嘉靖間翁以學行
受張桓之簡脩王裴之寄其用雖不竟究而天下信以
爲名大夫士一屈而歸卧玉女之涘百里趣德千里趣
聲以乳我舍我其背力雖日削而天下信以爲士富而

附仁義及其毀家而紓國難結客而勤王事不知者以為非山林之軌而知者以為世家巨室與布衣異符卿之一遷與冋牧之再命蔭錫之三被狹者以為上恩之過渥而達者以為尚不足酬其一二獨造物之巧或驟而奪之或緩以歸之其邇者不可強而遠者終可期以公素封之業不獲授之齊眉而代有終者乃小星之淑姬公厚德之報不食之朱公之長男而幹用譽者乃蘭庭之弱枝當太恭人之媍其才斂而可述者僅恭與僖

去翁而稱母其德舒而可見者則儉與慈嗚呼翁以一上士歸而妻遷從九列之後祭以大夫葬以大夫不可謂不厚矣太恭人以一嫠娟而從錦衣君日食大官之烹黄腸給之尚方喪車置郵以行不可謂不榮矣翁借天子恩以成燕翼之謀錦衣君借天子恩以全烏哺之誠然則翁與太恭人其𥁞恩於九京而錦衣君其効節於干城者庶幾毋忝所生也耶

祭朱母何太孺人文

嗚呼太孺人之侍王孺人也則以宵征示恭矣其佐古沙翁也則以夙興示勤矣其撫在明也則以義方示訓矣其持家秉也則以程費示儉矣其御臧獲也則以均施示惠矣在明之耗於氣誼也取諸太孺人若寄也其耗於耳目也取諸太孺人若錮也祿養而太孺人無得色也耕養而太孺人無忤色也訣而手在明無戀色也歸而面古沙翁無歉色也不亦烈烈如丈夫哉以是言薦太孺人將吐之乎在明聽之能無輟哭而為太孺人

慰乎

祭俞仲蔚嫂文

嗚呼仲蔚之存蓬蒿滿堂恃嫂而雍如鴻得光仲蔚之亡嫂寔理喪能使黔婁不廢稱康其貌差強其神內傷是以三週九夏在牀有子而病病迺膏肓含飴弄孫小慰嫂腸我同衣閤蠖處土屋自捹仲蔚問訊不續容戚過云摧爾蘭玉怛焉怵心馳此急足驚而告我厥禍愈酷若子括髮以頭壁觸孫既蓐螘嫂亦就木當此倫歲

可以觀人誰與朓駼疇諆附身天道茫茫福善㫖臻下見仲蔚嫂毋縷陳鬼而有知益彼酸辛開子後庭厥媵載娠人定勝天麟趾振振嗣當醉言以寛嫂顰嗚呼哀哉

祭兵憲李君祖母余文

嗚呼斗牛儲精下滙鄱湖鍾為令族曰李曰余亦有女貞以相丈夫維李之宗道州敏膚喪厥元配宗祧是圖維余之蕚庶其我尉夫人來歸則有舅姑采彼毳甘以共漿餔退拊繐帷孱焉一㧗夫人閔之以醉逝者汝遺

我鞠矢不負汝謂道州疆必富男子病不任婦薦二淑
女無歌小星爰即寧處熊羆之祥十歲三舉汝衍汝孫
我粥我乳我不任婦而實任姆秩秩積倉軋軋機杼道
州之政時藉叅伍卒爲循吏能飭簋簠道州之鄉蔚有
嘉譽何以孝廉于夫人取天不卹李既奪道州而孤甫
成造物見仇泣謂媜查和我栢舟食則共牢寢可同禂
謂二孺子勉思萁裘毋若丸熊毋厭膏油次公嶷然入
司帝猶遂長霜臺不競不緑出牧吳興開府東婁來者

㩦迎去則追謳如旱望雲如暑獲秋植我禾黍芟我稂莠民之戴公如戴元首公禀大誨寔自二母公之退食擁笏垂綬王母誨前慈母誨後為青州雋為河東栁邦人祝公願夫人壽天不憖遺誰與其咎二豎為虐三彭狂蹂屬纊之夕握次公手金湯萬里為天子守毋毀若性以殉老頻歸報地下庶幾無負邦人士女戶哭巷走夫人去公公尚我有敬陳蕪詞侑以椒酒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嗚呼哀哉

祭章母陸太孺人文

嗚呼吾徃者與歸化君游日讀書嗜酒不問酒所從來與所供讀而差自給者以有太孺人也今者與太學君游間産矣然亦好客及酒酒所出良而客必盡意去者亦以有太孺人也太孺人有四女以適婿皆貴富而其女皆孝謹工治生習於内訓亦以有太孺人也太孺人為令婦為令母以德相夫若子以勤力先家衆然而聲不出閨閫之外者則是太孺人不事襮暴以希譽也其

四女皆力足以甘旨太孺人然而猶攻苦食淡者則是
太孺人不欲以已故傷四婿惠也其仲壻為吾弟以故
當歸穸之期薦束芻而酹以椒漿夫以歸化君之穸而
世貞為誌之而且銘之以太孺人之穸而吾弟為誌之而
且銘之太孺人其偕歸化君而安於地下哉尚饗

祭周母陶夫人文

嗚呼昔余宗姊獲奉師氏病弗任室卒以夭逝爰擇夫
人以為繼配婉嫕靜專夙夜興寐佐師於讀時乃脩饋

及典方州遂擢半刺良二千石閩海户祀或從或留咸
秉内寄俾無郄顧精白王事師既倦游甫謀息憩有堂
翼如其室孔麗問誰營之夫人籌計三子二女鸞停鵠
峙追師告終母儀愈熾女無停織男不廢耜中外靳然
親故毋二門庭肅秩閭黨歸惠云胡末疾奄爾長逝訣
不能口聊示以意慈徽永杜繐帷長閉嗚呼哀哉貞少
侍師一受經義懋雖晚進忝廁内弟二三郎君不我遐
棄過從莫逆蘭金爰契聞訃盡傷銜辛辟咡觴金苾芬

為夫人酹靈輀雞西為我少遲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母某太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豈不一女丈夫哉其事舅姑而相夫子也執饋之悙與雞鳴之儆優乎彤史之遺模矣夫子殁而太夫人稱母也比部與進士君所繇發舒其長者為名司理為名法曹而次者亦需次於公車然太夫人不以二子貴一日而忘義方之訓二子不以其貴一日而忘烏鳥之戀故出者輕於去其官而處者重於出而為仕

宦其存也供養病也湯藥殁也殮含凡所以為太夫人者必誠必信而無遺憾然太夫人明年九袠矣其病不能待者六十日耳諸與二子游者靡不相約為薌膏醇酎以俟稱觴之期而貞亦搆不腆辭備華封之百一乃未何時賀者未進而弔者至客之辭不以祝而以誄則比部與進士君之未滿者其猶在是耶雖然太夫人歸其全而還二子於朝俾各以其用聲施於當世則往者太夫人之形而不往者太夫人之志也有肴在籩有酒

在觶誄亦何悲頌亦奚異尚饗

祭錢母其太夫人

於維太君婉嫕性成如璧斯璞若金在型嗣配尚書肅廱和鳴誰鶵其雛大司寇公儀則母之啟乃女兄孝慈裒焉既和且豐爰舉叔子振振麟趾錢是用繁幾百其指蘭芬玉茂尚父之里維昔恩綸母子貢授太君拜前司冦拜後五珈潯首五釜滋口太君九袠於時王正司冦寔肩八十五齡紫玉盈堂羔帛充庭傾都淍邑以為

戚事西瑶之臺金母所治既賔南真太君其貳改歲孟夏返於壽藏天子所貺題轃黄膓萬𡙇翼之百兩將將蹇余先朝從司冦後今者道門辱仲孫友絮酒莫躬莚几莫叩不腆之斐頌而不悲云胡不悲五福儔偕眂牛伏龍螭首趺龜淑魄莫處靈軿飈逝獨留司冦永為世瑞神之假斯毋我遐棄

祭馮叅政文

嗚呼昔司諫公吾州于牧遴其哲乂是程是督兄為元

子衿裾相屬十八其歳秀眉湛睩泚筆而揮傾珠奏玉
靈虯騰空腰褭馳陸齒予鴈行名豈龍腹平陰先鳴撫
已則悤不相接者垂一紀餘始自郎署慰兄公車廣輔
重顚偉哉丈夫韞籍晁賈傾倒張蘇瀕睨輩流不為豎
儒陵陽之玉其猶未沽余謝青臯歸嬰百罹兄始駿發
翶翔天衢筮仕清郎三禮克舉出贊江藩作匡廬主排
剝理解無俟斤斧遷仰彭城漕路伊阻兄之太阿光迺
稍吐九河奠流百邑按堵衮衣旬宣奄有東魯踈膠之

役疇不首頫兄執其是以扞政府榮路在前逡巡捨旃

歸侍諫議以終天年余時倦游納節歸田歲必過我晤

語留連太原龍門年則兄先家有季方亦復叅焉兄之

藻辨湍奔瀑懸跡則鴻冥氣乃虬奮餔醊流離步履遒

迅余未耄老而衰則甚白髮漸童齒墮如齔謂兄必出

余敢忘邂漕綱之拜兄果應之不薄手板與少年偕鞅

掌亟東美疢是依天奪國琛以施蒿萊不覩華軒乃有

霆輀壯者若此衰者可知東林之步限於虎溪絮酒雞

炅跡繫神馳嗚呼以司諫材不竟世庸卒開八衮高朗令終贔屭之文其雄麗空剞劂之傳其聲不穹里有専祠再食學宮歿而不亡得子如兄兄之歿矣大化所權兄之不亡是在象賢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師及陶夫人文

嗚呼夫子之棄諸生也葢九年矣乃始議葬葬而陶夫人之逝也前亦一年矣乃始成合丈夫子二玉立而賢孫枝之長者嶷嶷而少者之娟娟去其堂則榱棟之燠

然歸於域則松栢之卷然有一門生葛顏華顛敬享以不腆之牲而為之執紼以相後先又勒辭於隧中之石以傳夫子當右顧夫人而問曰吾其安於瞑矣夫人當亦欣然曰夫子㝡我以代有終也庶幾不辱命矣然則存者當有悲而無憾沒者有不作而無不幸其茹我耶否耶後死者亦安能久耶余能不夫子之朽而能不自朽耶夫子其終茹余毋使余疾首

祭王學憲家駁文

嗚呼事故不可知葢先三載而公謝中州之學篆以歸也時長公已在二尊人膝下矣天下之所望以麟游鳳儀者虞其不易致若孟氏之所謂三樂則綽然而無所虧曾歲月之幾何而封公逍遥于門則太山頹矣内子溘然而下從則帳蕙灰矣二孺娟好相繼不育則庭玉摧矣公朝與哀朝而夕與哀夕也葢未嘗一日而覩其眉之開夫上有垂耄之母而内無代養之婦悲莫悲於短筭痛莫痛於斬後始以公為一世之雄而今乃擅天

下之窮其所謂三樂者獨一仰不愧俯不怍可奉之以始終耳嗚呼公之與余也始而落然既而纏綿又既而肅焉不知者以為長公與仙師之所推及而知者以為心期之匪徑公固謬推余以古人而余亦信公之為巨賢追唯疇曩納節還鄉與影為儔踽踽凉凉長公繼之如鸞得鳳吾弟三焉夷猶彷徉及公之旋世稱四王蹇余行之謭劣内深愧其無當長公既拜金甌之覆吾弟亦膺木鐸之聘余以衰遲偃蹇朝命物情所嚮待公為

政何彼豎子能為公病豈人定之虛言不能與天而爭勝余之留無益於鄉黨僅能朝夕公之湯藥而已而公諱其大歸竟不獲伸執手之托雖然不朽之計余寔心諾以俟長公謀安公於樂土之槨嗚呼公真已矣入公之堂拊公之几右而悵者獨一猶子欲以慰公何可慰耶欲止余淚胡可止耶嗚呼哀哉尚饗

六十弱女弟墓文

嗚呼女弟汝有知耶為無知耶其猶在冥趣耶否耶吾

今滿六十矣記汝疾甚時吳閶舟中與汝訣痛汝之慈仁短折而羨汝之得從先府君地下也葢又十年而先太夫人復徃就汝矣而吾獨不能從死又不能固其匹夫之節而强應璽書召長藩臬佐臺寺出則托于吏民之上有冠紱之飾與輿馬之奉處則稱鄉祭酒有衣食之饒與園池之適吾之負汝一也又記訣汝時弟懋為言姊即不諱長兄能為文不朽姊汝猶揮手以謝泫然淚盈眶而不收今汝志在吾集中其辭既欝塞不能

暢汝之衷悰又不能為瑰麗以表汝之懿媺其負汝二也嚮者吾至虞山之足未嘗不治鷄黍視汝墓痛哭而後返或歲再酹或再歲三酹最跡乃自落塵網中則稍不繼矣閉關以來絶跡矣其負三也自汝歿之十歲中未嘗十夕不夢汝也其又十年未嘗一月不夢汝也五六年來歲僅一再夢汝耳豈吾之痛漸殺而思有時息耶抑汝果已離冥趣耶嗚呼吾今滿六十矣雖名為學道而亡所指授髮大半白齒落殆盡就汝近矣今遣

蒼頭以卮酒酹汝墓汝有知耶為我告先府君先太夫人曰死者即不生生者且死我又何憾哉如無知也我去無知之能幾而服汝痛也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四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祭文

祭沈商城文

嗚呼公真大歸矣去太公之定二歲有奇耳其素旐之飄揺儼然公父之就葬而苴杖之號踊則疑公之猶在

而稱兒夫親歿而魂追之親葬而鬼依之君之所以自處者良足而使君之子弟戚友能無感痛而累欷嗚呼誰為戚友繼我公娩公女我子其戚甚懿而獨以凉凉避俗之故不獲從公之執紼然尚能為大招之些以寫余哀銘幽宮之石以攄公志而予之子公婿也乃兩以公車之役北上病不得躬湯藥歿不得治喪事今茲又不及隧以觀公體之封閉將何以解也公用雖晚而不失進士官雖薄而不失循吏閭左街德交遊服誼且夫

萬歴之世公以精覈核察聲冠两河而藉畝之令下寧奪時相操切之意而不使萬乘之主下與小民爭利夫仁者必有後公之後穰穰而濟濟者寧非公之所自致耶公亦可以少慰哉尚饗

祭華太孺人

惟靈出自名族佐我鉅公兼恵内外並嫺徳容公三男子如鳳河東仲氏秘書自夫人躬鳲鳩之愛弗間于衷公之家政威於素封夫人承之不言乃雍多避少進撙

節靜恭公之云徂如嶽摧峰鍾裀未已伯季下從夫人
毋仲無成代終畆旣南闢室亦棟隆為門户計乃劏慈
衷仲以藝選橐筆從容鸞冠翟茀匪日而月露雖忽晞
秋蘐易茁千里扶服茹塊飲血公之門人貞少且劣甲
子亦周微霜被髪我女公子前已偕穴百感攢心一裒
切骨是以生芻不獲躬擷槭辭寓觴為我一醊嗚呼
哀哉尚饗

祭兵部顧侍郎文

嗚呼公何為而遽至是耶公之名德如嶽方崇公之福滜如川方至公之位遇台鼎步武公之子姓蘭玉森繼忽天期之不待偕百慶而靡碎夫忌盈者固造物之恒事然以公之雅量宏津方優乎其有餘彼胡然而見忌當公之在野也士林固延頸而望出其在朝也則莫不加額而相慰至於沒則始而疑中而悖既乃羣咨而隕涕里不春巷不市以為失一長者而旃席之上又若失一典刑之前輩吾聞夫人情者即天意也豈天高而聽

不畀將所謂意者不可測而所謂情者不足恃耶雖然公棄官而奉太夫人子道精矣先後所居官以節惠稱臣道成矣出以無心處必有名施不傷惠謙不匿情葢不盡之福授之於三子而未竟之志太史君爲之敬承生既無作沒豈不寧嗚呼余少於公三歲而公以姻婭之故丈人行我而不難屈余既前公而歌鹿前公而釋褐公兩後余以處復兩後余以出京尹之篆余授公而若脫卿亞之組公繼我而猋發公卦數僅周遽乘大

期我縱未死能復幾時頹照傾波逝者如斯我不暇為我憂而暇為公悲耶夫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以公悲公初不關我薦以三觴酌以三雅公知不知無所不可尚饗

祭李伯承尚寶文

嗚呼齊魯文學蓋出天性公登上第肄耕寺政其於歌詩業已彪炳余齒最劣托載末乘公不余少有倡必應余樸汝削汝裝余鏡睥睨一世揚扢千春天定妬之

公出邑臣余既失公而得于鱗謝生厠焉皆公邑人吳
駢宗徐楚僅國倫表東海風祓京洛塵下猶大歷上則
先秦公稍晩收為司農屬與四五子杯酒徵逐調不必
諧當心則伏栢梁徵和平津館轂遂叅法從尚帝壐轂
余與于鱗或使或牧岱宗一角太湖一曲公倦長沙霜
風淒其歸歌濮上春雪霏微戛玉敲金少女色絲于鱗
不弔誰當鷄尸大國之賦公其任之亦有句踐倔強江
淮川途阻修鱗羽沈飛三十餘載曠然音徽間有酒客

過履道里謂公儼如香山居士其貌逾壯而辭甚綺四部之傍治圃稱此木藥緋桃文瓜縹李蠻肢素口珠緑綃紫令色璀目韶音媚耳名位小遜齒則與埒遺編百帙等贍羣舌造物所靳佛界亦缺伯道之哀今古同轍俯仰塵代渺身轉子絮釀臛肉以伸遥訣余衷聊寫敢必公饗嗚呼哀哉

祭行太僕徐公文

嗚呼在昔癸卯州試作者九人八登上第公偕小子與

名其次公升我沈我起公躋泊乎晚節並賦歸田屈指
鳴鹿四十四年公既黄耇余亦華顛伏櫪之歎不形酒
閒九月幾望風雨剥啄為嫂庀葬不朽見屬扱扶强拜
㦒語艱續魯未二月公亦就木嗚呼哀哉公於績文不
必先秦風馳電爍惟意是臻公於談理不必程朱川盈
卉敷惟心是模笁理長沙其政嶽嶽人端西臺其言諤
諤維揚之鹺千商口碑所蠲省者州萬有奇三輔西楚
棫樸多士凡百萌蘖今皆桃李桃李既陰蒦菲閒之拂

衣歸來直水之湄老氏三寶公所崇推公曰不敢先曰儉與慈三寶之崇儉乃獨冠食毋再甚衣必三澣居取容膝門絶改觀累纎積微未可訾算公有三子長游太學仲季差少嶄然頭角尼父齊齡柱下同著與化俱盡云胡弗樂余少於公十載而羸後死斯文敢忘夙誠荷薄肉芬瓠壺酒清為我鑒歆小緩騎鯨尚饗

祭李進士元涇文

嗚呼先生宗伯猶子光禄素封策名公車游藝國雍三

十餘年而弗竟庸出入靡時惟意是從舉體無凡有好必工姑布子平方樂射覆尤喜堪輿如亥如璞籃筍布帆窮水走陸見為任俠中實長者敦睦宗姻愍惻鰥寡閭發氣誼多所施舍有田百頃依稀鄭公與客共之食恒不充是以中挫裁足自供探竒志怪抵掌捧腹謔浪風流惟日不足七情所鮮哀懼惡欲余壻慶門𦍒偶相若余弟辱交深肺腑托晩合太原過我尤數忽不見者垂三月餘乃聞善病與食飲踈蟬蛻一榻翛然太虛治

命洒洒不三言足歸骨龍山為期必速疏食玄酒毋煩牢肉嗚呼不修淨土而中無穢不希長生而達生趣有文夫子雙璧並峙蕙肴蘭蒸玄酒一巵前死後死能復幾時靈胡不樂我亦奚悲

祭從孫比部仲孝文

嗚呼惟我瑯琊遥遥華胄旣顯江左州世而復伯王父公鵠起高第爰篤文孫曰學憲氏衿裾嶺表模楷昭代歿而可社典刑猶在豈惟燕翼亦乃貽厥是用篤爾

光此閥閱積學需次諸生有聲射策金馬褎然羣英昞佐秋官于南于北皐陶洲問蘇公敬式出參州郡惟勤闕私書不發以律禔身天衢甫亨中道而枳彼其萋菲還我桑梓寓公於吳栖遲衡門彭澤巾車於陵灌園伏臘過我談笑相屬貌雖清羸炯然眉睫曾未幾時訃音忽傳人理未竟天期曷延嗚呼哀哉祿不千石壽未六旬仕僅通籍產止中人子生視貞五載之後子生五載而始有懋塵世瞬息先後奚論惟是存者黯然消魂

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教諭朱師八十三翁文

嗚呼元真未漓乃篤我公至文無章大美弗庸釋褐氷銜仍司泮宮三詠菁莪衿裾雝雝資籍漸深旌書要下未晚除目將寄民社而公翛然巾車返駕徜徉清泌婆娑桑柘五畝之宅邑田中半土毋改闢室必仍貫肉辭羸葛衣取掩骭恭不敢先人以為愞貞年十八從公受經半歲而必貞忝先登春風藹然絳帳餘馨公遜不居

以我爲朋始貞倦游公尚家食朱紱青衫先後解職公胖烔然髮宣齒白自悵蒲柳仰羨松栢偶語二客我有駱師九十四年視履不衰公少十齡行將及之二客啞然俱已騎箕余痛失聲仰天而譐駱猶異方公實鄉閭含斂弗視余乃非夫秘不發喪抑誰之辜扁舟載哭公殯所屆瓠爲壺折荷充俎醪青餔崇神其茹吐倘逢駱師方駕天府嗚呼哀哉

祭故廣州司理駱師九十四翁文

嗚呼南極斂精東越涓和稽山黯其奪色鏡水涸而無
波里杵悲以罷舂缶聲歇而疇歌惟大老之不憖遺使
我中侘傺而泣滂沱昔先公之聽鳴鹿實從公而誇附
驥謂至德之可師非服膺乎末藝貞年十五以易從事
鑒汗血之一斑謂千里其可致稱我寳刀之詠若新刄
之發硎以元公而見擬托虔贈之可憑師困公車司理
百城吏若嚴霜之被體民播青天之頌聲偶用酒德中
譏領郡十部揚而未足单辭抑而不振貞心大度了無

所恨犢留步返舟輕石鎮二麥芃芃其被壠五柳依依以當門或垂釣清溪或行樂中園笑賀監之滯淫陋潘令之陵援鄉飲見推為祭酒齒德殊當乎達尊惟余小子忝藩於浙師來自東醴酒時設顏猶渥丹鬢未全雪雖居閒而匪私終嘽緩以難别循是以還歲修問遺當伏生授書之歲致封人三祝之辭懋穮秖之為導實綴壁而聯璣貫鷹揚之壯氣寫蠅頭於素綠師為介弟擇婿而得大司馬用是優游晚節徜徉里社惟中丞之攬

嚮表通德之精舍迴夕照於維桑暾春雨之甘蔗小爾從容狎暱百年而乃帝予九齡僅益四焉忽莞爾而觀化奉入機以周旋豈直同輩之澌盡即子孫其澮先絜酒炙鷄遥薦靈几既已哭吾師復潸然而念我先君子蓋嘗後師十五年以生而前師二十五年以死慨修短之殊絶淚浪浪而不能已

祭太常卿國子祭酒座主王稚川先生文

嗚呼我公姑山鍾粹入叅史局兼司内制三領成均陶

治多士天下歎焉未筦樞寄叔孫太常荀卿祭酒雍雍九列若若兩綬天下歎焉未位朝右西曦餉晷南山假田踰七望八顔童髮宣天下歎焉未登百年思覃著述學黙訓詁東洛舟閲以追鄒魯天下歎焉未祀兩廡凡世所歎非公所悲公有喆嗣晩而奪之遺經曷授與影互依雖公所悲非公所恨危躬秉誼世不我信事與心睽名隨位盡昔在世皇輕用三尺捍相乘之甘心遺直公言不可義形於色其事垂解憸壬爲間粥其筴曰養虎

遺恵公時扼腕為我長歎惟余小子首發其端意公門
人必得彼懽公諫弗讎公志已殫貝錦滔天簧鼓反覆
謂公貌言中實酖毒彼其之子有耳無目筮孤竹貪曾
男子溪火不辨玉毀求鑠金彼其之子有胸無心嗚呼
我公雄骨山峙辨屈千人氣葢一世以此居顯能無見
忌烟霞五湖松菊三徑古稱丈夫葢棺事定天不可論
人則已勝俟生守玄非謗劣宜登徒九辨庶以明師絜
酒蘭蒸跡繫神馳

祭劉大司空文

嗚呼我公天骨挺秀碧梧並長玄鶴等瘦百能盡斂一虛為受溫其良玉徵則醇酎妙年公車躬策見奇巨源雅量叔則令姿氷鑑玉衡舍公其誰既長考功竟謝銓司兩政留京九列婆娑人以為少公以為多其茹蔬糗其室薜蘿所以省寺不異巖阿棘卿再除司寇旋貳他為相戚且攝行事公之割縈逡巡如垝拜命邦土遂改歸計公之禔身瑩若處子公之居鄉靖若畏壘胡不百

年甫半而止硤江涸流黄牛隕阯余弱弟懋偕公同薦與余神交豈必多面飛書累訊頳鯉瘃鴈得公訃音乃自朝彦帝錫黄腸已復而土匏余此身一室夏甫何以將遥絮酒藿脯所憐各天詎意千古嗚呼哀哉

祭唐憲副文

嗚呼在嘉靖中公成進士而我先公寔附驥尾南安之政為循吏軏入緣兵謨時惟多壘扼腕言計氣攝諸郎西川險遥賢喆迴翔一賛旬宣三提臺綱惠則春風威

乃秋霜天衢甫暢衙颷斯茹鎩羽清時踈跡中路里社浮沈枋榆早暮或鼓或罷孰知其故阮籍長醉屈平獨醒醒醉之閒於斯取贏時過慱徒閒狎樵青衣冠敦賢何必畦町清質濁文與義爲偶往貞登朝辱收小友貞時少年寔勇於酒如衞遘䶊爾汝公受脫師竺乾而跡楊朱是以鄰壤音塵漸踈兩世之交能愁然乎蕙殽椒漿餞公冥途

祭邵元化文

惟子素儒温恭樸茂學足潤身材亦肯構余少不敏辱
從子後子遊類宫屢膺都肄見賞通神謂為國器蹉跎
不偶遂謝學事歸守世業以醫自名家有神膏立令死
生治無擇富讐不取贏有嗣穎發遺經是篤文禽五彩
見者屬目攬輝未試扶揺可卜課耕之餘佐以儉勤年
踰下壽産過中人胡不鼓缶拮据累身筆硯之交瞬息
四紀洛洛晨星獨余在耳漿酒雖薄有淚薦子嗚呼哀
哉

祭從弟贍美文

萬歷十五年丁亥夏四月而吾從弟贍美病噎不能食時猶未甚也世貞每從鄉中視之輙有加至重九之次日骨立矣因屬余以後事其談說慷慨無兒女子態擘畫皆有緒神氣不衰尚能引酒一白人乳一甌薄糜一𢥞十九日上有事先君子之壠猶能先期筴杖入叩首口誦祝辭琅琅也余以故得自寛報謝練川諸君子還至中道而得訃矣倉皇馳歸視汝汝已就木矣環汝而

哭者男女十餘曹纍纍然經矣三歲之孤抱而覔爺爺
無處矣嗟乎安能使余腸不寸折也記吾使維揚歸汝
已逾冠為諸生其時汝方跅弛食酒漁色陸博縱遊畏
見長者然獨知親向余不余避也余酌汝則釂食汝則
飽規汝則受余亦不汝棄也迨余用家難與少弟敬美
歸汝介於其間頃刻不相離也自是汝行日益修志日
益立般樂怠敖日以削減雖汝自謂蘇中之蓬而吾亦
竊信他山之石矣世父有丈夫子四汝最少汝以極意

侍奉最能得其心然其歿也雖尺地片瓦不以厚汝而使伯仲專之知汝能讓也汝共養生母踰八袠矣輕暖甘毳之必致然寸絲尺縷不以厚汝而使女弟私之知汝能友也伯氏衆蓄汝汝拯其嫠子婦而䘏焉俾忘嫠也叔氏時簡汝汝收其二孤孫而誨育焉俾忘孤也是汝不以虢厥厚也邯鄲姬有蠱汝而欲嫁者幾成聘矣余一厲色而即止是汝不以暱厥正也百里之内外稱汝友者解衣推食之不遑死必祭喪必賻然而視其橐

則空空矣是汝不以貧廢誼也汝年過五十而未有子人謂汝為德若此當不使斬焉汝後已而果有子矣今歲汝子當疹勢頗危人復謂汝為德若此疹者當不死俄而疹良已矣此二者汝之所不能必之於天而天卒予之汝以未衰之年保汝所固有之身而天忽奪之何也且夫噎者起於欝塞而弗舒恚怒而不獲解令汝之所少者獨子而其所慮者子之疹皆遂矣何所弗舒也閭左以吾兄弟故推汝祭酒出乘車宴專席側耳而聽

顰笑而又何所弗解也然則汝之所可必者天而所不可必者亦天耶其卒予者天之定其忽奪者天之弗定耶汝於生死之際似已了然其戀戀不忍釋者八十之衰慈三歲之弱稚耳汝母已斥聰明忘志慮而日進乜著當不有他即不諱而身後之具已周任之易也汝子已疢吾當鞠而撫之以俟成長雖然聊以盡吾心而已吾長汝五歲其身之不保而能保汝子耶庶幾吾弟壯異日當代吾吾子與諸從又壯異日當復代吾弟亦無

過憂而子也嗚呼瓠壺之酒蕉盤之肉居與汝共之吾今者薦汝汝能餟否汝餟而予莫知也予有餟而汝莫歡也余竟安能以毋悲耶雖然余去汝無幾時矣余不悲矣

祭大司空徐公文

嗚呼歲昔龍蛇天不憖遺以我公往士類纏悲惟余小子邁軸之是泥不腆斐言托之家中以薦公之几距於今忽六載矣題湊黃腸像塚祁連馬鬛之封欝欝芊芊天子之所以終惠勞臣者既渥且專胡邅迴之既久而

凫始寧歸其千百年永宫於斯若乃公神無所不之盋虞山之足滕公之佳藏也宜春之社則朱邑之桐鄉也大衎之里則張綱之洛陽也南昌之四履則陳蕃之豫章也三楚之墟則木鐸之所耳提也滇海之邦則惠文之所彈治也即不凫衰其廟貌亦家祝而人尸公何憾於一沒獨典刑之不可追嗚呼不泯者心未盡者用難必者年有限者夢後死斯文其責在予聊綴一傳志公大都蒐而有知鑒此生芻

祭汝康宗老文

嗚呼子我宗老既貴且賢爲鄉祭酒八十二年擇履而行揆雍乃言薄取慎予以全其天始用經術斐然名士厯不近名和不失已出入中外數蹟數起雖則數蹟竟被金紫疇謂造物妬之使歸上有親侍下有兄依二篚蕭然戰勝而肥蔗境逾甘梓里晚暉余行雖前敢慢其二張拱以趨實爾駘背昔者稱籌期之百歲曾未何時展轉牀第月朔之前黷淡數語若所深憂匪以外侮愛

子稚孫責在存者膚肉垂盡所寄肝腑廹欲走訣訃音隨來殀縱子寧余能不哀薄俗閲牆亦曰殆哉王誅鬼責子無軫懐尚饗

祭韓封公侍講文

嗚呼鍾扶輿之盤礴鬷東吳之英異既姱修乎儒術復躬勤乎穡事口無詖辭行不詭類及豚魚者中孚之感通神明者孝悌之至然而名不登於有司譽不出乎闤闠田彼南山樂此清泌是用天錫之報報以喆嗣伯子

樹惇而工良技抶岐黄之特傳將仁壽乎一世遂簉農書列籍下士次篤仲君蔚為國珍射金馬之清問窺青藜之秘墳進講東觀教胄成均三衡多士偉哉以人贊陪京之禮樂佐常伯而擘星辰公起衡門遂階近臣亟賜黼裳婁拜王綸惟鴻漸之飲食衎衎覯燕居之德容申申劄尚方之腴供沃大官之上尊而公若固有之黜盈削忻羨榮者以為布衣之極而杜機者猶謂畏壘之民八十三齡泊焉一夢等彼吹光中無揺動祝史告公

以大歸素旐飄颻于霧霧合九郡之素車填雍門而馳送薤露之章轉唁為頌惟門生與誼故流西州之長慟貞私寔深其敢忘痛絮酒藿炙以為公供且祝之曰公其緩鞚行將有宗伯致奠司空致賵以大賁公之壟公能無陟降哉尚饗

祭陳司寇文

嗚呼公起諸生而宰劇邑其俗狺狺葢天下之所不易稱循者而遺思之在人去三十載而猶若新銓司之乾

没與悍相之衡睢盩天下之所攝而辟易者而白簡之彈射凡婁上而不遺力其宦之窮至一拜杖一編氓一逺竄皆天下之所不堪而享之則甚甘其後之達若佐納言長容臺中執法少司馬席未煖而輙移皆天下之所豔以為驟者而居之若固有盩可生可死百挫而不可奪者公之操或出或處無入而不自得者公之道光霽蕭洒藹然而春融者公之襟風稜戍削凝然而壁立者公之貌嗚呼壽踰七袠古亦稀矣秩至三品令不卑

矣然則士論之所鬱而未滿者將無謂其豹變之文與鷹揚之武猶有待而不盡施夫固以公為天下惜而不以位壽為公私余生後於公八載而仕先於公九年時躓時起跡若比肩然公竟以璧完而余尚未能瓦全同處也公愉暢余曲局同出也公行遂余行恧同學道也公得骨余得肉然則後而生者奚長前而死者奚促耶奠公一觴公其歆否余固不能信公之必歆而能信公之不朽也嗚呼哀哉

祭王少荆光禄文

嗚呼公少而為贈太保公之愛子佚而食其封既而為封宫詹公之令弟佚而受其衷暁而為武英相公之季父佚而享其崇所遇可謂豐矣公不以贈公之封而輕為澆不以封公之規而陰為嬈不以武英公之崇而遽為驕所以自處者超矣與公游者以公為處子與公鄰者以公為畏壘知公者以為璞含而不知者以為茅靡公於德庶幾能止矣天之所以厚公者固無所不備而

公之所以凝承於天者亦無所不至譬之汎海而得千斛之舟盛醪而得十石之器宜自今以往公之辰皆花月泉石之辰而公之身長爲花月泉石之身柰之何一病而遽艱於飯再病而遂返其眞嗟末俗之漸下思挽澆以歸醇惟我公之是藉胡爲乎溘然而就淪以封公七十而殺其二武英公尚痛其眉壽之無幾而公今又殺其一紀則武英公當亦不能已於懷而爲公之子者又何如其毀耶去吾之居而東不能數百武而公死吾

弟太常死江侍御死旐相望於目而哭相警於耳葢半歲之間而悉收其賢士大夫而付之萬里彼洋洋而過者以為造物之無章若此我何憚而不為長蛇封豕也嗚呼余且歸矣歸而疇與依疇與吾呼盧而白飛且逝者俱不作又何以識余歸之是而不歸之為非寓絮酒於白門望東滄而淚滋豈靈旂之必假聊以寫乎余思

祭江侍御文

嗚呼震澤趨海中滙為江誕毓文武以飾我邦帶礪君

家世有麾幢君之先子始業章縫誰承家學君獨頡出
斂其銛鋒以俟一發麟經燦然並駕鄉達當陽癖左奚
必穿札筮令巴西譙周之鄉厲憑其骨以為災祥君如
弗聞正直平康麥秀兩岐雉馴於堂譽命上逮尚書尺
一畀爾豸冠以肅南衙烏府清霜白門皎日濟以恬和
共賴寧謐尋陟北臺令聞益孚一疏治水再疏蠲租起
骨加肉吹律噓枯解自倒懸聚而懽呼願君朱綬願君
黃耇大德得位仁者必壽胡訃之傳疾於轉首丹旐驅

前素輀在後鄉失賢者國淪藎臣嗟嗟昊天胡乃不仁溺人於淵併雖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厄閏之月余仲并逝與君同里又復同歲豈其修文而同厥事逝者已矣存者何冀玄武之隄時蹋驄蹄每一戾止黯然興思所惜者大詎止襟期絮酒雞炙君其吐之

祭張肖甫太保文

嗚呼余即比部而兄令滑滑固嚴邑銳若硎發三輔騰最其聲䟦欝于鱗比壤為二千石兄贄所業與相難質

彼時寓書循吏非一而此少年必不可失誰狎齊盟宗吳楚楚兄時晩入不分邦莒跳跋詞酒縱横笑語其器温如不茹不吐戲謂五君彼巨源者非佩兩綬則登三府兄尋奉使五嶺之東余忝持節遂歌齊風參差各天寥廓雙鴻所不直者餘十五冬壬寅之秋開府吾吳執手契濶悲喜滂俱授余草土登之薦書余起兄躓兄還我逋飛潛異踪復垂十年兄肅皇威以殲淅奸長鯨遁逃海波晏然入長西臺遂領中權北門之鑰疇能舍旃

過我弇中劇飲三宿疇其相者司馬伯玉三星在天列宿羣屬貫石撥金調絲諧肉自兄登壇勁敵束手再飛逡捷建威細柳虹玉圍腰鷫金懸肘誰其衣錦魯公拜後薊人憯志兄曰無狃殘民以逞黷武非經黃屋長尊黔首敉寧古有南仲亦曰營平城我朔方撫彼先零元功告成乃典邦政一意明節齟齬權倖倖門既窒羣鼠趣迸兄拜稽首臣責不稱天子曰俞給驛以歸俾爾晝繡桑梓其輝斗酒上冢躪弩先馳陋彼臨邛小臣奚為

定軍之西忽隕巨星涪巴涸流岷峨權傾廟隳偉棟國
儨長城沈慈海航拔詞林旌胡遽溘然上應祲氛天漢
騎箕祝融化雲太常易名熟畚勤勛畢萬牖下夫復何
云所不釋然戹閏之月余弟既隕兄復同壓漏盡星踈
天殘地缺朝訃驟聞神寬隕越兄有心事皎日長空兄
有襟宇霽月光風藩籬不隔蹊逕莫踪間一秋殺無妨
春融大事項刻斷在不疑籌邊決策動合機宜為唐汾
陽為宋稚圭年位差亞文采過之嗚呼經世大畧東之

一棺其史甫青其骨已寒雖則有寒其心尚丹痛惟仲秋有西飛翰上言強飯下言相思悲梓厥文俾余序之余偶後死敢以拙辭兄所不朽豈其見資吳蜀萬里踰越險路雲棧莫驅峽江難泝蕙草三枯椒漿空絜唯此一心兄其或茹嗚呼哀哉

祭魏國公少軒文

嗚呼天眷有德篤我高皇掃除羣兇統一萬方誰其元勲惟中山王宇宙再闢日月重光爰啓兩國殉節沈幾

扈聖燕京奠阯留鑯惟太保公樹德務滋享國久長餘
五十朞公為世子維家之慶斂其文武以事温靖豈必
當官是亦為政太保之甍始拜功令悅樂敦詩以將中
軍虎旅十萬罔敢猘奔得公一言煦如陽春紫氣不漓
黄屋長尊汗馬之勲孰賢平陽椒房之戚孰貴賓梁甲
第連雲膏畛相望僮奴億指粉黛成行將之以謙御之
以禮接公之顔柔若處子叩公之里泊若畏壘公族雖
繁靡不敬只戌子之春辱公周旋既簡揖讓僅餘寒暄

久而益真厥意藹然曽未幾時訃音忽傳乃聞治命不
朽是寄三孤煢煢韙石待志庶幾異日上太史氏載酒
崇肴以為公慰嗚呼尚饗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五